

ТРАВНИЧКА ХРОНИКА



特拉夫尼克风云

伊沃·安德里奇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Z543.4

Y499

特拉夫尼克风云

伊沃·安德里奇 著

郑泽生 吴克礼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Иво Андрич
ТРАВНИЦКАЯ ХРОНИКА

本书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8年版译出

特拉夫尼克风云

〔南斯拉夫〕伊沃·安德里奇 著

郑泽生 吴克礼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5.25 插页2 字数343,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1,500册

ISBN7—5327—0376—2/I·178

定价：6.00元

安德里奇和他的长篇小说 《特拉夫尼克风云》

《特拉夫尼克风云》是南斯拉夫著名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主要作品之一，它叙述了波斯尼亚^①领事时代的事件。

波斯尼亚的早期历史没有详细记载，只有传说可资稽考。但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以及拜占庭皇帝，都曾在不同时期统治过它的某一部分。十五世纪初，北方侵入的马扎尔^②国王的军队和南方涌来的土耳其苏丹大军在波斯尼亚进行激烈争夺。一四六三年，波斯尼亚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它在土耳其的压制下度过了几个世纪。在几百年间，“波斯尼亚的史治骇人听闻，难以想象，那里没有公开的法庭，没有正义，没有稳定持久的秩序，有的只是几个背弃原来信仰的人，压迫近百万自己的兄弟。”^③因为在波斯尼亚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贵族阶级：论种族是斯拉夫人，论宗教却是穆罕默德的信徒。国家大权多次落到波斯尼亚出生的总督手中。他们在孩提时代作为“血贡”被掠到土耳其，并在土耳其宫廷长大，成了土耳其帝国和伊斯兰教的忠实工具。社会主要按民族和宗教分成几个集团，社会地位视宗教信仰而定。一个人往往同时受社会、民族和宗教三种压迫。

在波斯尼亚，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土耳其与周围各国时有战争，尤其是与匈牙利之间的战争。因为土耳其人把波斯尼

亚看作进攻匈牙利的跳板，而波斯尼亚贵族与匈牙利人及其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又是世仇。一八七五年，奥匈帝国占领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一新的历史转变是波斯尼亚悲剧性的历史转变。它使奥地利对波斯尼亚的占领及对人民实行社会和精神奴役持续四十年之久。

在土耳其影响极强的许多波斯尼亚城镇，落后、保守的经济制度，混合的民族、宗教和语言，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波斯尼亚几个城市的居民大都是手工业工人和商人，他们世代生活在这个停滞的、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这里笼罩着自古流传下来的偏见、法律和习俗的阴暗气氛。

安德里奇一八九二年生于波斯尼亚特拉夫尼克小城一个贫苦的手工业者家庭。他两岁丧父，靠母亲扶养成人。安德里奇的童年是在特拉夫尼克、维谢格腊特和萨拉热窝度过的。安德里奇的出身和最初的生活经验与这个有着特殊历史和悲惨命运的国家——落后、保守的波斯尼亚密不可分。作家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留下的最强烈、最痛心的印象之一，就是他亲眼看到的、贯穿在那个时代波斯尼亚生活各个时期的混战、敌对、宗教的不容异见现象：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共存于这一地区，然而却互相仇视。人们的苦难、人们在法律面前的无权地位、宗教宿命论、民族纷争和贫穷——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世界观、他的作品主题和题材。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和爱国热情空前高

① 今南斯拉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

② 即匈牙利。

③ 见南斯拉夫柯瓦切维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纪事》1865年版。

涨，安德里奇也卷入这一浪潮之中。一九一四年他因参加爱国活动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入狱。战争期间，他在奥地利的监狱和流放地度过。一九一七年获释。一九一九年大学毕业，在萨格勒布与人合办《文学南方杂志》，这家杂志团结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年轻的文学力量。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曾任《塞尔维亚文学通报》编委。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一年间在南斯拉夫驻罗马、马德里、布加勒斯特、日内瓦和柏林等大使馆任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任塞尔维亚科学院、南斯拉夫科学艺术院和斯洛文尼亚科学院通讯院士；当选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共和国国民会议员、联邦国民会议员，还担任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多年。

安德里奇于一九一四年开始发表诗歌。他在监狱和流放地写了大量日记，后来汇编成散文诗集《Ex Ponto》^①（1918年）和《惊慌》（1919年）。作品中充满了作家刻苦生活痕迹的内心独白，人们看到了他袒露的心灵，“赤诚的、软弱无力的、犹如断剑一般的心灵”。作品反映出作者受现代派的影响。以后，作家以现实主义手法创作散文作品，并陆续发表了许多中短篇小说。他最初的几本书，如《阿里亚·杰尔泽列兹的道路》（1919年），语言准确、精炼、容量大，具有饱含东方智慧的格言和音乐节奏感。这成了安德里奇创作中不可分割的独具的特色。三十年代以前，作家在传说和神话故事里的波斯尼亚历史中寻找他那个时代社会混乱的原因，但并未揭示出世界产生恶和暴力的根源。安德里奇在其篇幅短小、内容充实的短篇小说中描绘了中世纪的波斯尼亚，塑造了土耳其官府的代表、东正教和天主教教士及信奉各种宗教的普通波斯尼亚人的肖像。中短篇小说《阿里亚·杰

^① 拉丁语：《船歌》。

尔泽列兹的道路》、《修道院的客栈》、《热普大桥》、《乔尔坎和士瓦本女人》、《小地方的爱情》等，以生活真实、人情味、戏剧性情节、诗情画意和入木三分的心理描写而引人入胜。三十年代，安德里奇逐渐摆脱有关古波斯尼亚的神话故事的影响。在神话故事中，真实和虚构离奇地交织在一起，人类理智所不能理解的恶势力起着作用。当作家不仅分辨出民族和宗教矛盾，而且还清楚地分辨出社会和政治矛盾后，在他的作品中，人民的真实历史代替了神话故事。如一九三六年写的《婚礼》与《异教徒》两篇小说，恶和暴力并不体现在传奇式的浪漫形象中，而是一种具体的社会现象，并与一定的社会现象相联系。安德里奇并以其非凡的功力，细致入微地剖析了人物的心灵，勾勒出人民的精神风貌，阐述了这一精神风貌的形成以及它与国家命运的历史性转变的依从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德里奇隐居在贝尔格莱德，拒绝同法西斯合作，埋头于文学创作，写出了《特拉夫尼克风云》（1942年）、《德里纳河上的桥》（1943年）、《女士》（1944年）三部长篇小说，并于一九四五年发表。它们取材于波斯尼亚历史，采用纪事体，注重历史的准确性，并大量运用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德里纳河上的桥》以一座大桥的兴废，追述了十六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波斯尼亚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占领下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波斯尼亚人民在占领者压迫下的命运和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女士》描写主人公拉伊卡·拉达科维奇的一生。安德里奇在创作之前，做了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者应做的大量研究工作。他的三部历史小说，有凭有据，甚至细微末节也都确实可信。特别是在动笔写《特拉夫尼克风云》之前，他专程去巴黎档案馆查阅有关拿破仑时代的各种

资料。他的主人公都取自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主要人物都实有其人。

此外，安德里奇还发表了不少作品，如中篇小说《大臣的大象的故事》（1950年）、《泽科》（一译《阿兔》，1950年）、《万恶的庭院》（1954年）。《泽科》取材于现代生活，写一个懦弱的知识分子由苦闷彷徨、悲观失望而走上爱国道路，终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献身。小说细腻而深刻地描绘了人物的心理状态。这部作品的发表，标志着安德里奇创作道路上新时期的开始。

安德里奇于一九五六年获南斯拉夫作家协会奖，并获得一级人民勋章，一九六一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一九七五年逝世。

《特拉夫尼克风云》是安德里奇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它写法国驻波斯尼亚领事达维尔寻求正确的人生道路及其理想的破灭，记述了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的兴衰、波旁王朝的复辟、土耳其苏丹谢利姆三世^①的统治和灭亡、新统治者的篡权，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另外一些人的命运，如波斯尼亚两任总督穆罕默德巴夏^②和易卜拉欣巴夏的命运。这部小说不同于作家三十年代那些描写心理状态的小说，在这些作品里，作家注意的是某些影响人们心灵的现象，这些现象社会意义较小，通常跳不出人物个人命运的范围。在《特拉夫尼克风云》中，作家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强烈影响人的生活的政治和社会事件上。但作家并不大量描绘历史事件本身的进程和性质，也不着力评价个人和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读者在小说中找不到对上述这些震撼世界的宏伟事件的直接描述。作家只是通过主人公各种

① 谢利姆三世(1761—1808)，奥斯曼帝国苏丹。

② 土耳其称号。初为奥斯曼帝国军事统帅的最高称谓，继特指它统治下的各省总督。

各样激动不安的形式，从盲目的动物恐惧，到准备自我牺牲的热情，从卑鄙、凶残的强盗本能，到热爱人的神圣义举……来表现暴风雨年代的历史。作品体现了安德里奇历史小说的特点。

在《特拉夫尼克风云》这部长篇小说中，安德里奇揭示了东方人和一些受命运摆布来到波斯尼亚、站在两个世界岔道口上的西方人的内心生活。他们之中，有腐朽透顶的土耳其政权的代表人物；有容不得异见的波斯尼亚土耳其人；有信仰各种宗教的“贱民”^①。作家把他的广泛生活概括完全倾注在精炼、生动、寓意深长的形象中。奥地利领事夫人安娜-玛丽亚，对一个往山上攀登的乡下老人的双脚偶然投下的一瞥，足以向读者说明很多问题：“刹那间，她停在松软的粘土地上，眼前的地平线被一个风烛残年的受苦人的一双又大又脏的光脚板遮住了。她只看了一刹那工夫，可是大脚却久久地停留在她眼前。长年的颠沛流离，长年的苦难生活，把这双脚变成了四角形，歪歪扭扭，斑斑疤疤，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简直不是人的脚。这一双庄稼汉的笨拙、歪扭的大脚满是裂口，酷似松树皮，枯槁、黑瘦，勉强支撑着全身的重量；这一双残废的、不大灵便的大脚磕磕绊绊地往前挪动，大概是在丈量他人生旅途的最后几步。……即令有几百个太阳，有几千个春天，也不能对这双脚有所帮助了。任什么护理、营养或药物也治不愈它们，改变不了它们。大地上尽管人丁兴旺，繁花似锦，而这双脚只能越来越枯槁，越来越丑陋，越来越可怕。”短短的一段情节，作家就揭示出这个国家平民百姓所过的严酷、非人生活的真相。而文明的欧洲人接触到这种生活时，这种生活就显得更加可怕。

在《特拉夫尼克风云》中，各种不同的观点、信仰、理想和同

① 土耳其人对所有非穆斯林居民的卑称。

情相互冲突，相互斗争。小说中许多主人公的生活命运饶有趣味，意义深长，它们同主要人物——法国领事达维尔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在一定时间内融合在一起。达维尔能力平庸、意志薄弱，但为人忠厚、公正，有强烈的责任感。选择这样一个主人公，正好说明安德里奇偏爱写平凡人、普通人的倾向性。这些人物只不过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但这些“螺丝钉”有思想，他们不屈不挠地在生活中寻找体面的位置。

达维尔最大的痛苦来源于他不倦地寻求正确的人生道路。他的理想就是创造一个公正的、保证人的优良品质能够充分发展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并不总是诚实与正派的，而是自豪与尊严相矛盾的。在走向理想的道路上，他曾对王权，而后对革命心向神往，最后，他成了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的崇拜者。他以为在王朝政权与革命恐怖之中找到了理想的折中。拿破仑的垮台，就是达维尔幻想的破灭。“中间道路”虽然不复存在，但达维尔仍坚信有一条真正的正确道路，也许，这条道路只有他的儿子或孙子能够找到，但必须去找到它。于是，达维尔又踏上寻求的道路……

《特拉夫尼克风云》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尚未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创作的，那时，希特勒分子还在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作为占领者上演欢庆的闹剧。这部小说的结尾是，卡拉-乔治^①起义遭失败，贝尔格莱德再次被征服，土耳其人又一次证实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因此，波斯尼亚的贝格^②们欢庆自己的胜利，欢庆给被奴役的人们带来贫穷和苦难，给“土耳其老爷们”保存了

① 卡拉-乔治（1768—1817），一八〇四至一八一三年间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塞尔维亚起义领袖。

② 土耳其语 beg 的音译，原系贵族或旁系王子的尊称，置于名后。后用以指任何执政者。

过去的特权与“心爱的寂静”的胜利。但是，笼罩一切的寂静是虚幻的，这样的寂静，只有在暴风雨前才会出现。这部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年轻领事”杰佛西，是在离开波斯尼亚时没被沉重寂静压垮的仅有的一个人。杰佛西善于理解和评价人民的心灵，能在人民的心灵中看到复兴的力量，因而他坚信，作家也同他一起坚信：土耳其帝国必将垮台，而“人民，叫各种不同名字和信奉各种不同宗教的各族人民，必能按照更广泛、更理智、更富人情味的方式找到共同生存的基础”。这就是作品的主题思想。

吕剑影

1985年12月

引 子

特拉夫尼克商业大街的尽头，有一眼叫做舒梅契的泉水，水流汨汨，冰冷彻骨。泉眼下面，有家年代久远的“卢特维纳”咖啡馆。卢特瓦是这家小店的创业老板，可是连老头儿们也不记得他：他躺在特拉夫尼克郊外的一座坟墓里已近百年了。然而，那些常来喝咖啡的人还知道这个名字，还常常提起它，而那么多苏丹、丞相和贝格们的鼎鼎大名，却早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了。在咖啡馆的花园里，在山冈脚下的一块岩石下，有一片微微凸出的高地，那儿浓荫蔽日，清幽雅静，巍然挺立着一棵古老的椴树。在椴树周围，在岩石与小树丛之间，点缀着一些不成形的板凳，矮矮的，坐下去很舒服，站起来就吃力了。由于长年使用，长凳坑坑洼洼，歪歪扭扭，同周围树木、岩石、泥土完全长在一起，融合为一了。

夏季，从五月初到十月底，特拉夫尼克的贝格们以及贝格们肯与之交往的一些头面人物，按照古老的传统，在午祷后都聚集在这里。这种时候，无人胆敢坐在小山冈上喝咖啡。此处叫沙发，这名儿一代传一代，如今，在城市居民中，已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意义，因为在沙发上谈到的、议论过并一致首肯的事，人们一向认为，这与酋长们坐在总督府真正沙发上做出的决议具有同样的意义。

一八〇六年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这一天天阴气晦，起了

风。在这一季节，起风预示着下雨，可是，这儿仍然有十来位贝格正襟危坐，心平气和地发表宏论，冥然沉思地凝视着太阳与乌云追逐嬉戏，忧心忡忡地咳嗽个不停。

他们在议论一个重要消息。

阿依瓦兹·苏莱曼贝格前不久去利夫诺办事，遇上一个斯普利特^①人，那人谈起此刻他向各位贝格转告的这个重要消息。苏莱曼贝格说，那个斯普利特人是个认真的人，不会瞎说，可是，贝格们还是不大清楚，七嘴八舌地打听详情细节，要他再重说一遍。

“事情是这样的，”苏莱曼贝格又开口说，“那个人问我：‘喂，你们特拉夫尼克在准备迎接客人了？准备得怎样了？’我回答说，没准备，我们哪有工夫迎接客人。‘不管愿意不愿意，你们总得迎接，’他说，‘有个法国领事要上你们这儿来了，波拿巴要求伊斯坦布尔帝国政府准许他们在特拉夫尼克开设领事馆，并派驻领事。他已得到准许，到今年冬天，领事就到任了。’我说了个笑话，想敷衍过去。我说，几百年了，咱们没有领事，祖祖辈辈也活过来了，今后还照样活下去。领事到咱们这儿有啥可干呢？可他还唠叨个没完：‘咳，有什么办法，从前这样活过来了，如今就得同领事一起活下去。年月不同了嘛。再说，领事总能找到事情干的，坐在总督身边，发个号，施个令，监视阿迦^②和贝格们的言行，注意贱民们的举动，然后再禀报波拿巴。’我打断他的话，这种人，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准有；我们的事，过去没人敢说三道四，今后也不容他指手划脚。他说：‘咳，您真是，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领事总得接待。直到今天，波拿巴无论提出什么

① 今南斯拉夫沿海城市。

② 土耳其达官贵人的尊称。

要求，还没人敢说个不字，伊斯坦布尔也不敢拒绝。不过，奥地利一得知你们接待法国领事，它也会要求接待它的领事，紧跟着俄国也要……’见你的鬼去吧，朋友，我奉劝他住嘴，可他这个邪恶的异教徒只是拈着胡须嘿嘿讪笑：‘倘若不象我说的这样，或者有出入，你就割掉这把胡须。’这就是我听到的消息，诸位仁人君子，这消息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打转转。”到此，苏莱曼贝格结束了他的话。

目前，法国屯兵达尔马提亚^①已有一年，塞尔维亚又不断发生暴动，在这种情形下，即使这么一个含糊的消息，也足以弄得本来已经忧心忡忡的贝格们惶惶不可终日了。虽然贝格们很焦急，很惊慌，但这种焦灼心情，从他们的脸上，从他们挥手驱散袅袅烟霭的动作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相继发言，发言枯燥乏味，模棱两可，提出很多猜想，猜测这消息是什么意思，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臆造的，应采取措施，查明真实情况，从根除之。

有人认为，这消息是有意编造的，又加枝添叶，想给他们添点烦恼，吓唬他们。有人满面愁云地说，眼下在伊斯坦布尔、波斯尼亚以及全世界，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对此不要感到奇怪，而要做准备，应付万一，也有人自我宽心，说这儿可是特拉夫尼克，特拉夫尼克呀！而不是什么荒凉小镇，别的地方发生的事，不应该，也不可能在这儿发生。

每个人都说了几句，不过是虚与委蛇，没说出明确的意见，都在等待年高望重的人拿主意。这中间最年高望重的是杰斯凯列德日契·哈姆吉贝格，一个健壮的老人，他虽说动作有点迟缓，可身板结实，身材高大，象个巨人。他参加过多次战争，遍体

^① 今南斯拉夫地区名。

伤疤，几次被俘。他有十一个儿子，八个女儿，儿女又生了一大批孙子孙女。他胡须稀疏，脸庞方正，线条分明，脸上烧伤、刀伤累累，还有一大片乌青斑点，那是很久以前火药爆炸留下的痕迹。略带铅灰色的沉重眼睑低低下垂。他说话慢吞吞的，但是很清楚。

哈姆吉贝格那惊人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声音终于打断了人们的猜想、预感和恐惧。

“常言说得好，人不死，总不该给他举行葬仪。咱们不能庸人自扰，弄得人心惶惶。什么事都要听，要记，可不能老摆在心上。对待领事们也要如此。究竟怎么样，谁也说不清，也许来，也许不来。就是真来了，拉什瓦河也不会倒流，一切还是照旧。这儿是咱们的本乡本土，对任何外国人都是异国他乡，他们在这儿，兔子尾巴长不了。那么多军队来进犯我们，也都没待长嘛。有许多人来这儿的目的是定居落户，不都是被咱们请出去了，望着后背送出去的。倘若领事们真的来了，咱们也如法炮制。可眼下，他们的味儿还没闻到呢。尽管他在伊斯坦布尔提出了要求，这还不能说已经拍板。先前，也有不少人提出过要求，也不是人人都得到了他们要求的東西。”

哈姆吉贝格愤愤地说出最后几个字，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而后喷出一串烟圈，在鸦雀无声的寂静中又接着说下去：

“即便真来了，也得看一看，到底怎么样，怎么回事。随便哪颗星星，黎明前都要熄灭的，不会再发光，他……他也……”

这时，哈姆吉贝格轻轻地咳嗽起来，压抑的愤怒憋得他喘不过气来，即使这样，他还是没说出波拿巴的名字。这个名字大家直在舌尖上打转转，就是不敢说出来。

此后，再没有人说一个字，关于最新消息的议论，到此结

束。

稍顷，乌云蔽日，一股强劲的冷风倏地刮起，河边白杨的叶子发出哗哗的响声。寒冷的气流充溢了特拉夫尼克谷地。这就是说，坐在“沙发”上高谈阔论的日子今年已到尾声。贝格们相继从座位上站起来，默默地哈哈腰，便各自回家。

一八〇七年初，几桩不同寻常、前所未见的大事在特拉夫尼克开始进行了。

居民中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个城市是为过碌碌生活、做平庸之事而建立的。谁也不会这样想，连维列尼查山脚下最底层的贫民也没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以为，他们与芸芸众生不同，他们肩负着更美好、更重大的使命。这个想法随着夫拉什契河上吹来的冷风、舒梅契泉涌出的汨汨泉水和特拉夫尼克附近阳光灿烂的谷地飘来的麦香而渗入每个人的心田；这个想法，无论在睡梦中，在灾难中，还是在弥留之际，都萦绕在他们的脑海。

有这样想法的首先是居住在市中心的土耳其人。即使是散居在陡峭山坡上或密集在远处城郊的信奉三大教的一般贱民也有这样的感觉，只是个人地位不同，想法不尽相同罢了。连城市本身也有所体现，地势、布局，都有一种特殊的、标新立异的、高傲自负的格调。

其实，这个城市只不过是一条狭窄幽深的峡谷，人们一代一代地开凿，修筑，建成了一条牢固的长廊，作了自己长住久居的处所。多少世纪来，他们竭力适应这个地方，也使这个地方适应自己。两边的峭壁延伸到谷地，相交成尖角，只有一条狭窄的小河和一条狭窄的小路通过。它象一本半打开的书，两页上有花